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唐紀六

起玄默敦牂盡昭陽協洽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

丁亥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附徐

圓朔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

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奔相州退
保洛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
上以逼之 蕭銑既敗散兵多歸林士弘軍勢復振
已酉嶺南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來降 唐使
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 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
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
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
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內地皆震動范
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第十善與行臺張
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

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洛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
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
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洛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
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
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 戊辰金鄉人陽孝誠
叛徐圓朗以城來降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
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
定樂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
民會洛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
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

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
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
軍總管郟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
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
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
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
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

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獲其
將周文舉 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
郟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

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
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會突厥救至詔德操引還

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
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
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
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
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
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
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
沈其舟焚其車 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

薄攻須昌徵軍糧於潭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還過潭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彥師亦坐死 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璿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勤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退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爲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秦王世

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畧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

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
悉平 高開道寇易州殺刺史慕容孝幹 夏四月
巳未隋鴻臚卿竊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
靖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爲欽州總管 以夔州總
管趙郡王孝恭爲荊州總管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
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
者其人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
王之噐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
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
圓朗曰將軍爲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
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
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徹至巳有衆
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
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
兵以爲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
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
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
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
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丁卯廢山東行臺
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

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隋合浦太守竄宣日南太守李暎並來降 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賀拔行威以降瓜州平 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

郡王李藝擊之 癸丑吐谷渾寇洮岷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 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爲秦王世民營弘義宮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丁亥杜伏威入朝廷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爲左領軍將軍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旣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

通鑑卷三百九
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俱伏誅 劉黑闥至定州其
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
淮陽王道玄爲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丙申遷
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 丁酉隋漢陽太
守馮盎承李靖檄帥所部來降以其地爲高羅春白
崖儋林振八州以盎爲高州總管封耿國公先是或
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餘州地
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
爲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爲先
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於是嶺南悉平

八月辛亥以洛荆交并幽五州爲大總管府 改

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甲戌吐谷渾寇岷州敗總

管李長卿詔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渭州刺史且洛
生救之 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

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
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已
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
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
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群臣曰突厥入
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壽曰戰則怨

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
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
愚以爲不如擊之旣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
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
汾州刺史蕭顛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吐谷渾陷
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禦之丙子突厥寇廉州
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壽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
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壽見
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壽因說頡利
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

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
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
弃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
兵還元壽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九
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
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
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
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丙午領
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劉黑闥陷
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高開道寇蠡州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

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鄆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契丹寇北平 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十二衛大將軍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

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 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畧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懼已巳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

聚應之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弘死其
衆遂散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
盧江王瑗弃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
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
史程大買爲黑闥所迫弃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
彊不敢進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
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
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
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
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

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
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
毋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
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
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
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爲非法
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
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
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
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

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

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辨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

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
世民浸踈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
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
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
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
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
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甲申詔太
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
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
事 乙酉封宗室畧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爲郡王道

宗道玄從父弟也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
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
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
餘里上以道宗武幹如魏任城王彰乃立爲任城郡
王 丙申上幸宜州 巳亥齊王元吉遣軍擊劉十
善於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劉黑闥擁
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
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
之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爲郡王孝友
神通之子也 丙辰上校獵於華池 戊午劉黑闥

通鑑卷之九
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

庚申車駕至長安

癸亥

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

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

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

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

入卧内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固宜同

心協力必欲奔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

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

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

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

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

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

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

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

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

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

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

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

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捨

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
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
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
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
後以萬數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
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
爲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
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
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慰止之 德威饋之食食未

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洺州

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

此 壬午雋州人王摩沙舉兵自稱元帥改元進通

遣驃騎將軍衛彥討之 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太

保 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温湯甲寅還宮 平陽昭

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

武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鼓吹軍樂也

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

乎 丙寅徐圓朗窮感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

其地悉平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

分其地爲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庚午以藝爲左翊衛大將
軍 廢參旗等十二軍 三月癸未高開道掠文安
魯城驃騎將軍平善政邀擊破之 庚子梁師都將
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 乙巳前洪州總管
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夏四月吐
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張善安陷孫州
執總管王戎而去 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
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 丙寅吐谷渾寇
洮岷二州 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民

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
史竈純引兵救之 壬申立皇子元軌爲蜀王鳳爲
幽王元慶爲漢王 癸酉以裴寂爲左僕射蕭瑀爲
右僕射楊恭仁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彝爲中
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庚寅
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申
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川 戊戌苑君璋將
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
開道引奚騎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劉黑闥之叛
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高

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
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
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
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
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
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
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
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死
君璋高滿政說死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
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

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
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死君璋與突厥吐屯
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爲朔州總管封
榮國公 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值州人
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
仁遣兵救之爲護等所敗 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
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
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
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秋七月丙子
死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

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 張護李通殺賀若懷

廣立汝州別駕竇伏明爲主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

擊却之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

去 丁丑崗州刺史馮士翹據新會反廣州總管劉

感討降之使復其位 辛巳高開道所部弘陽統漢

二鎮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

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巳亥遣太

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八月丙

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

輔公柘反初杜伏威與公柘相友善公柘年長伏威

况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

乃署其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

其兵權公柘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

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楊令雄

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

令公柘爲變伏威旣行左遊仙說公柘謀反而雄誕

握兵公柘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

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柘因奪其兵使其黨

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

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柘何無故

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爲逆
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
陷於不義乎公祐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
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
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祐又詐稱伏威不
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
於丹陽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
遊仙爲兵部尚書江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
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 巳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

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
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
討輔公柝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
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柝授首之徵
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丙寅吐谷渾內附 辛未

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高開道以

奚侵幽州州兵擊却之 九月丙子太子班師 戊

子輔公柝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邛州獠反遣沛公鄭元璿討之 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爲江州道行軍元帥 乙未

竇伏明以沙州降 高昌王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 壬寅
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
世讓爲已患遣其臣曹般陀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
欲爲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
王世民猶在并州已未詔世民引軍還 上幸華陰
張大智侵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以衆降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
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
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

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滿
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
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
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
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爲攻具召開道與之
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
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
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
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爲
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

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

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柘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荊口鎮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牒而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

公柘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丁亥上校

獵於華陰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

十二月

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旣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

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柘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柘敗得所與徃還書乃殺之 甲寅車駕至長安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庚申白簡白狗羌並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柘別將於樅陽破之

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 丙申以白

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 二月辛丑輔公柘遣兵圍

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

公柘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柘鵠頭鎮拔之 丁未

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冊建武爲遼東郡

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

真平爲樂浪郡王 始州獠反遣行臺僕射竇軌討

之 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

州縣及鄉皆置學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

公祐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泗等四鎮 丁巳上幸國
子學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戊午改大總管
爲大都督府 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
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且恃突厥
之衆遂無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
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之假子常直閤內使金樹領
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謀取
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閤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
斷其弓弦藏刀槊於牀下合瞑抱之趨出金樹帥其
黨大譟攻開道閤假子將禦之而弓弦皆絕刀槊已

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
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酣飲衆憚
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縊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
樹棟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
使來降詔以其地置媯州壬戌以金樹爲北燕州都
督 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普城 是月太保
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祐之反也許稱伏威之命以給
其衆及公祐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
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
其官爵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

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
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
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
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
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
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
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二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
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
柘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
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丁酉突厥寇原州 戊戌趙

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柘遣其將馮慧亮陳當
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
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却月城
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
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
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
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卧不動孝恭集諸
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
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
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柘精兵雖在此水

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
公柘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
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
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柘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
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
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
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
稜免胄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
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
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

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
陽公柘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
稽李世勣追之公柘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
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柘覺之弃妻子獨
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
儀戰死執公柘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
皆平巳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
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
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闕稜功多頗
自矜伐公柘誣稜與巳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

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 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丁未党項寇松州 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遣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 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 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起開元浹灘六月盡永光閏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

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丙

辰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

都督楊文幹反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

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

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

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

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舊州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

太子舍人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

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
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
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
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
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
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
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
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
曹參軍杜淹並流於舊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旣平
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

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
府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
己巳死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
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
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
降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
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
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
渾党項寇松州 癸未突厥寇陰盤 甲申扶州刺

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巳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甲子車駕還京師 武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

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

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鬱弘注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雋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爲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蠻夷即相帥爲仁壽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

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
還朝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死君璋

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己巳吐

谷渾寇鄯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

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
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
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
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
已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
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

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
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
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
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
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
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
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
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
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

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

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

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旣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日南人

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 癸卯突厥寇

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

巳突厥寇甘州 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癸酉幸

終南 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 丙子上幸

樓觀謁老子 癸未 太牢祭隋文帝陵 十一月

丁卯上幸龍 庚午還宮 太子詹事裴矩權檢

校侍中

八年春正月

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人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 吐谷渾寇疊州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

甲申上幸鄠縣校獵

于甘谷營太和宮於終南山丙戌還宮

西突厥統

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旣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甲

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
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丙
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
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爲長史先是
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 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
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宮 巳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睦伽陀攻武興 丙辰代州都督蘭暮與突厥戰於
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
谷以禦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

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 癸亥寇靈州 丁卯
寇潞沁韓三州 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
於且渠川破之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
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 頡利可汗將兵十
餘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
厥戰于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
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
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 庚辰突厥寇靈武
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 丙戌突厥寇
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

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暮擊破
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午右領軍
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
寇蘭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
蔣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
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
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
王漢王元慶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
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

獠反 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

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

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真外郎一人更

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丙子初

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

用洽鄉黨之歡 戊寅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

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

壬辰還宮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

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師
都寇邊陷靜難鎮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
寇靈州 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
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
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
之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
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
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
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
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
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夫詐
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
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爲惡逆身墜刑網方
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
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
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
矣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

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泊于符石
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
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爲厭
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育產男女十
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
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
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
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
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

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聖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
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
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
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
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屋邸
溷雜屠沽辛巳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
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母令闕乏
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
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奕性謹密旣職在

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 癸
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
史叛歸梁師都都督劉旻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
州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刺
史竈道明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 突厥寇蘭
州 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 六月丁巳
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
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
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
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

侯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
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
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
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
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
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
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
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
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

通鑑卷一百一
三
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
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
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
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
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
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
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
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
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
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

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
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
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
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間不
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
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
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
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
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

已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近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

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

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
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
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
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
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
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
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
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
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
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

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
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
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
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
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
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
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
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
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
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

宮探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柰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

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啞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

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探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

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空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感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

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
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
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
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
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
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
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
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
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
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

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太子之位太宗有
子藏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
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
為群下所迫遂至黜血禁門推刀同氣貽譏千古惜
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
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
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
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
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悉以齊王國司金
帛什噐賜敬德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
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
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

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舊州皆以爲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爲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吐谷渾寇岷州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

太上皇

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右領軍將

軍王君廓殺之傳首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許爲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說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柰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

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瑗不能
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
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囚執敕使擅自徵
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爲也汝寧隨瑗滅族乎
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
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
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
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爲逆汝何爲隨之入湯
火乎衆皆弃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
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壬午以王君廓爲左領軍大

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

乙酉罷天策府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

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以秦府護軍秦叔

寶爲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爲右武衛大將軍尉

遲敬德爲右武侯大將軍 壬辰以高士廉爲侍中

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左僕射長孫無忌爲吏部

尚書杜如晦爲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爲中書

令封德彝爲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

爲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爲中書侍郎

左衛副率侯君集爲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爲驍

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爲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爲右武侯將軍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爲右監門將軍右內副率李客師爲領左右軍將軍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徽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巳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

得相告言違者反坐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詔以宮女衆多幽閔可愍宜簡出

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初稽胡酋長劉仙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巳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

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自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

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

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
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
後養威侯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
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起柔兆閏茂九月盡著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
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
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

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
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
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
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
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
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
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
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
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

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已酉上面定勲臣

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
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
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
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
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
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
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
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

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
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
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
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
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
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
怨豈爲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
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
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

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
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
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爲海
陵王謚曰刺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
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
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
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爲左僕射德彝爲

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彛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
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彛瑀不能平遂
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
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甲申民部
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
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
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初上皇欲
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
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
於天下利乎封德彛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

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
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
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
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
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
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
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
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灋邪自是數年之
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

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

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

通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以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

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

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弈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

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灋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

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

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

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

上表謝罪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已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官更議定律令寬絞

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灋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灋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旣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

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竒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類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

孫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瀆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上皇怒收藝繫獄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

出謁之藝入據函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爲行
軍總管以討之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
圖之事洩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
潰棄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
壽爲利州都督亦坐誅 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擁
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
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
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
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
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
南十曰嶺南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

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

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邇者辯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

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

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

良性羸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

羗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

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
殺士及據有河西復有告其謀者夏四月癸巳賜幼
良死 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
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
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
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
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
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
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
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
君璋爲隰州都督芮國公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
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
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
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
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
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
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
蕭瑀爲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
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

得天下雖同失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
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
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
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
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
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
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
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
卒用之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

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
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踈突厥胡
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
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
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
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
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
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
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
建而入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

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士廉爲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

如此立朝不如

登于鬼錄爽快

弟之豈吾不知

失節之何心若

字之言甚于斧

鐵矣

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灑徵入朝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 嶺南會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

大兵且盜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
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
令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旣疑
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
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
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
諭之盜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
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
絹五百匹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戊
申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

朝留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
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
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
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爲意
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爲之固請曰安業罪誠
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
妾所爲恐亦爲聖朝之累由是得減死流舊州或
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
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
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宅

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
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
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
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
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
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
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
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
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
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
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公卿
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

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
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
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
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
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竒固人之所
欲若縱之不巳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
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
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

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
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
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
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
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
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
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
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
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
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

受賕抵瀆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
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
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
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
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蒲獄詔
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
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
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
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
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

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聞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奏四

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郇令裴仁軌私役明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

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厥旣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霄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

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會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

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頡利益衰
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饑頡利
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
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
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
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
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
後討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
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
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
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夫
成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
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
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
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問也
無忌自懼蒲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之請上乃許
之以爲開府儀同三司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
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

李道彥擊走之。丁巳徙漢王恪爲蜀王，衛王泰爲越王，楚王祐爲燕王。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

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爲隋相，公平讖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灑前世之賢相也。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壬子，太理少卿胡演進每

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
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旣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
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
進止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已已詔出御
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
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
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
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囚之饑饉暴
骸蒲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初突厥突

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
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
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
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
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
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
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
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
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
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

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二古之道也丙申契丹會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

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霄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

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其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

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

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

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

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

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

興於闈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

中如此數十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

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

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

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有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變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遷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上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惜。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

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

隋臣仕唐者
此愧乎

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
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
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以辰
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爲弑逆
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
下詔除名流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
以爲功頗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七月
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
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
徙邊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
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
之輕犯憲章故也

三

程